

西南史地文獻

第五卷

中國西南文獻叢書



中國西南文獻叢書·第三輯

西南史地文獻

第五卷



新
民
書
館

本卷目錄

炎徼紀聞〔明〕田汝成撰……………

平定三逆方略〔清〕勒德洪等奉敕撰……………

一

五九

【明】田汝成 撰

炎徼紀聞

（炎徼紀聞四卷）

明田汝成撰

底本

宇尾本

漸江錢謙

人

藏

等

本

（公宗一五二六半）

藏本

類書

文淵閣

本

以

山

全書

文淵閣

本

本

本

（土著古語出題）

一

出

題

文淵閣

本

以

山

全書

文淵閣

本

本

類書如品只下題三十題

五

里

米

題

入

中

題

二

里

米

一

二里米

一

出

題

文淵閣

本

以

山

全書

文淵閣

本

本

本

本

《炎徼紀聞四卷》，明田汝成撰。汝成，字叔禾，浙江錢塘人，明嘉靖五年（公元一五二六年）進士。該書傳世版本較多，今以《四庫全書》文淵閣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之史部紀事本末類《炎徼紀聞》為底本輯錄。原書成品尺寸為三十點五厘米乘二十厘米，版框尺寸為二十二點三厘米乘十五點三厘米。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炎徵紀聞卷二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編修臣袁謙覆勘

應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監本臣張曾炳

總錄監生臣任兆炳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三

炎徵紀聞

紀事本末類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炎徵紀聞

臣等謹案炎徵紀聞四卷明田汝成撰汝成字叔禾錢塘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廣西布政司右參議事迹具明史文苑傳史稱其博學工古文尤善敘述歷官西南諳曉先朝遺事撰炎徵紀聞即此編也書凡十四篇首紀王守仁征岑猛事次紀岑璋助擒岑猛事次紀趙楷李寰事次紀黃宏請立東宮事次紀征大藤峽事次紀奢香事次紀安貴榮事次紀田琛事次紀楊輝事次紀阿漢事次紀阿向事次紀雲南諸夷次紀猛密孟養次離紀諸蠻夷每篇各繫以論所載較史為詳前有汝成自序稱自涉炎徵所聞諸事皆起于撫綏缺狀實罰無章切中明代之弊其論田州

欽定四庫全書

炎徽紀聞

之事歸咎于王守仁之姑息論黃琬之事歸咎于于謙之隱忍亦持平之議不蹈門戶之見史稱汝成分守右江時龍州土酋趙特惡祥州土酋李蒙各弑主自立與副使翁萬達密討誅之勞灘賊侯公丁為亂斷藤峽聲賊與相應汝成復倚萬達設策誘擒公丁而逃兵討峽賊大破之又與萬達建善後七事一方遂靖云云則汝成於遠地情形得諸身歷是書據所見聞而記之固與講學迂儒臆質而談兵事者迥殊矣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的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炎徽紀聞原序

欽定四庫全書

炎徽紀聞

余承乏藩臬者十餘年而宦履所經半涉炎徽炎徽之政少催科獄訟之擾其卒然驟突驚心駭目者多夷情而夷情之尤掣肘者在乎土酋獷悍抗敗王略效尤習惡逆節比起法令格闕而不行駁駁乎尾大不掉之患雖欲羈縻漸不可得以治理論之中原易而遠方難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也故先王慎擇遠方之吏若公永守鬱林而烏潯內屬李靖撫嶺南而遠夷悅服若我朝沐黔寧王鎮雲南而滇酋按堵黃忠宣公治安南而交人不忍遽叛皆由此選也今之仕者率樂中原而厭遠方一聞除書有遠方之命即索然沮喪無復用世之志秉鈞者因而循之遠方之吏半出遷謫之科不然則朴懦無援者也夫遷謫者抱憤躁之懷朴懦者無統御之略措鈍器於盤錯之交難乎其解矣譬之一身中原心腹也遠方四肢也四肢有疾而委之庸醫善攝生者固如是乎故遠方之吏非廉不足以彰威非信不足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

立約非才識不足以排難解紛非久任不足以諳土俗練兵機也自余涉炎徼而所聞若干事皆起於撫綏缺扶賞罰無章不肯者以墨守敗績賢者以避嫌微名二者殊轍而同敗卒致干戈相尋蔓延荼毒下竭生民之膏血上貽廷議之軫憂良可歎也間述所聞著為此書凡一十四篇大方伯希齊陳公見而喜之曰其事揅其言詳不虛美不隱惡是可梓而行也且再三強余序諸首簡以宣著作之本指夫公之有取於是書者豈直以文字之華哉無乃以其有關於政紀也況公行有節鉞之賜萬一開府南臨展是書而覽之則鑒昔愼今之餘或少裨於幕議云耳是為序嘉靖三十七年夏五月田汝成序

欽定四庫全書

炎徼紀聞卷一

明 田汝成 撰

李猛

李猛者廣西田州土官也自叙漢舞陰侯岑彭後宋元間世為安撫總管等官洪武初岑伯顏以田州歸明萬寧侯瑄之協立府治後世襲知府三傳而溥為知府溥子李思繼次猛弘治六年九月統以失愛執溥江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土目黃驤李密發兵誅猛既而驤密有隙驤以猛奔梧州督府奏猛鬻溥官納之田州兵備副使江溥慮驤方命乃撤思思知府米溥以兵衛猛溥方變舉行兩江驤遂賂溥脇猛分地界驤始兵往猛不得已而從之比至田州李密拒不納驤復以猛奔思思十一年都御史鄧廷瓚檄溥歸猛溥不從尋遣副總兵歐磐布政使程廷珙以兵徵之溥始釋猛督府納之田州與溥構孽不可居解是年七月溥入田州殺李密十五年十月溥陷田

欽定四庫全書

炎微紀聞

州猛走免游偽以族子洪守田州十八年都御史潘蕃等疏游罪狀詔發湖兵一萬討游游敗死族誅改流官知府降猛福建平海所千戶正德初猛賂太監劉瑾請以猛為田州府同知猛撫輯遺民兵威復振稍侵旁郡自廣復真軍功序遷知府為重乃言督府征調願為先鋒而督府檄按至田州者猛率厚賂結誰譽猛者藉甚會江西華林峒賊反都御史陳金檄猛從征猛兵沿途剽掠民皆徙村避之為之語曰華林賊來亦得土兵來死不測黃狐跳梁白狐立十家九家避紫棘頃之賊平金疏猛功伐稍遷指揮同知猛授官非始願怨望驕蹇而督府旗校又不得搜賂如曩時于是浸潤毀猛而猛復恃其兵力凌轢諸土官平生睚眦必報當而後已或言猛蓄不軌都御史戚繼期持此端猛冀其贊猛願發舒出不逃語應期意恨疏猛旦暮必反狀請征之未報應期去位而都御史姚鏐代之鏐雅知猛無反心欲不舉而鏐子淩亦以書諫請勿征時巡按御史謝

欽定四庫全書

炎微紀聞

汝儀與鏐有隙故事御史謁督府從掖門入汝儀直入儀門鏐眴從官却之汝儀大怒廉得淩書誣淩納猛萬金鏐皇怒乃再疏請征猛詔曰可嘉靖五年四月鏐偕總兵官朱麒等發兵八萬以都指揮沈希儀張經李璋張佑程鑒等五將軍統之分道並進猛謂其部下曰岑氏世荷天朝有罪可乞憐免也兵至毋交鋒乃裂帛書狀陳君門言蛾虱小臣非有他意惟天官察之鏐不聽督兵益急猛長子邦彥守工克隘沈希儀擊斬之諸軍繼入猛懼謀出奔而歸順州知州岑璋猛婦翁也其女失愛屏居璋欲藉此報猛乃甘言誘猛走歸順燬殺之斬首歸官軍語在璋傳先是猛三子邦彥敗死邦佐出後其族武靖州知州邦相亡不復而邦彥側室子芝樞匿民間鏐見岑氏卑弱計田州可遂滅乃陳狀疏請流官治田州上從之未幾田州土目盧蘇糾思恩土目王受等挾邦相反西江皆震會御史汝儀滿去御史石金代之金黨汝儀而左布政使嚴紘僉事張邦信又素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四

為鎮所喜然遂倡言猛寔不死歸順偽以肖猛者當之
又言有自右江來者聞思恩已陷岑猛糾交趾叛臣莫
登庸反矣省城旦暮不保靖江諸宗室洶洶流言有挈
家奔避者金遂勅鎮固上寨謀攘夷無策圖田州不可
得并思恩而失之上大怒以璽書切責鎮落職而吏部
侍郎桂萼言提督兩廣非新建伯王守仁不可上從之
勅守仁兼兵部尚書總制兩廣江湖四省軍務時守仁
家居鎮守代未去欲徵兵平田州自贖乃撤兩廣三司
議軍事而張邦信分巡蒼梧欲陰壞其事給郵吏發撤
東西交兇之頃之兩廣三司皆以撤非是白事鎮大怒
疑左右胥掾所誤也呼曰吾事敗矣竟鬱鬱守代六年
十一月守仁至蒼梧時諸夷聞守仁先聲皆股聳聽命
而守仁顧益船晦見田州已張岑氏不可遂滅乃以明
年七月至南寧使人約降蘇受蘇受許諾而以精兵二
千自衛至南寧投見有日矣而守仁所愛指揮王佐門
客岑伯高雅知守仁無殺蘇受意使人言蘇受須納萬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四

金馬命蘇受大悔恚言督府誰我且倉猝安得萬金必
欲萬金有反而已守仁有侍兒年十四矣知佐等謀夜
入帳中告守仁守仁大驚達旦不寐使人言蘇受母信
謔言我必不殺若等也蘇受疑懼未決言來見時必陳
兵衛守仁許之蘇受復言軍門左右祇候須盡易以田
州人不易即不來見守仁不得已又許之蘇受入軍門
兵衛充斥郡人大恐守仁數之論杖二百蘇受不克甲
而受杖杖人又田州人也諸夷皆驚莫測守仁意指守
仁乃疏言思田構禍荼毒兩省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
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地方詭訥如破壞之
舟漂泊風浪覆溺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必欲窮兵雪
憤以殲一隅未論不克縱使克之患且不守況田州外
捍交趾內屏各郡深山絕峪搖獠盤據盡誅其人異日
雖欲改土為流誰為編戶非惟自撤其藩籬而拓土開
疆以資隣敵非計之得也令岑氏世效邊功猛獨誣誤
觸法雖未伏誅聞已病死臣謂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誦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降田州為州治官其子邦相為判官以順夷情分設土巡檢以盧蘇等為之以殺其勢添設田寧府統以流官知府以總其權又言文臣如左布政使林富宜為巡撫武臣如都指揮同知張佑宜為總兵上皆嘉納從之守仁既罷田州之役遂移兵率盧蘇等攻八寨賊破之復上言威稱蘇受等功代時兵部侍郎張璁及桂萼等已浸淫毀守仁處田州非是上頗疑焉會守仁薨而都御史林富代為提督富奏言田州疆理險阨外屏南蠻若改設流官則邊防之守我獨當之弘治間岑游絕後改設流官二十年來叛者數起糜費財力不可勝言田寧之事為鑒不遠思恩是也臣議以為田州宜降州治不必再設府治以騷遠夷朝議許之乃以岑邦相為判官以張佑充副總兵鎮守其地勅曰滿三年乃代時邦相纔十五六佑兒子畜之而盧蘇自矜與復岑氏有功專制生殺威行部中號曰布伯布伯者猶華言主管也邦相擁虛位而已遂與盧蘇有隙十一年二月佑任滿將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諸督府求代意已與邦相有父子恩錢贖必腆比行邦相治具餽帳僅值二百金佑大怒潛語盧蘇盧蘇曰付誠無狀主公何不庭撻之佑言慮變盧蘇曰老奴在何敢也明日佑遂以他事下榷邦相盧蘇陽頓首請免邦相知非由衷也愈益恚恨蘇遂與佑比而批格邦相時邦彥之子芝碧配矣佑復得之育之別室邦相時時欲購殺之會佑不果代留鎮得免是年十一月督府以西山之役檄佑從征佑遂置芝衣篋以行而邦相復供帳甘言謝佑行毒酒中既罷而邦相覺芝亡追捕弗及佑以芝奔梧州都御史閻諧亦兒子為芝時時召飲食明年二月佑毒發死十三年六月盧蘇違其黨黃判判邦相弗克邦相遂與土目羅玉戴慶謀伐盧蘇盧蘇覺之稱疾不出會其妻生日諸土目率妻子來賀遂入問疾蘇伏甲寢中諸土目曰布伯何疾苦幸強飯自愛蘇曰賴公等之靈疾苦何足恤惟旦夕首領不保耳諸土目曰布伯何故出此言一州人誰不延頸願為布伯死

者蘇曰噫安敢望州人也但得公等同心緩須臾死足矣諸土目覺蘇語言非是皆應曰誰敢不同心者蘇因指羅玉戴慶謂諸土目曰公等雖同心如二豎何言訖而甲興執玉慶座中斬之因劫諸土目曰主人之不德公等所知也孺子芝實岑氏嫡裔不於此時樹立後難圖矣諸土目皆懼頓首曰敢不惟命蘇曰須公等留婁子為質即日以甲士千人劫諸土目偕攻邦相執而囚之九月盧蘇殺邦相焚其屍行賂都御史諧言邦相病死無後芝當叙立謹率州人合辭以請諧遂縱芝歸田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八

州寢其事不問于是猛仲子邦佐爭立而鎮安府土舍岑真寶泗城州土舍岑施東蘭州土舍韋起雲那地州土舍羅廷鳳等咸憤盧蘇以僕殺主也合兵助邦佐攻田州人之殺掠萬人盧蘇僅以身免而歸順州土舍岑賊蘇塔也蘇急求救於猷猷遂乘虛擣鎮安真寶聞之引兵去盧蘇追躡擊之真寶大敗精兵死者八千人而江大駭詣乃遣人諭真寶等曰邦相實病死何與盧蘇

而爾等自相魚肉何也會諧以憂去都御史滿旦蔡經相繼代之咸不欲反諧前議將以邦相病死聞且曰田州肆孽遍起黎民塗炭府藏空虛假令朝廷復以盧蘇故問罪興師嶺右之禍安可救也于是副使蕭晚左參議陳大珊當勘議曰盧蘇敗略稱亂殺主戕民罪惡通天安可蓋也今日之事第當直叙以聞乞令立功自贖不及征討足矣督府不聽遂言邦相不孝奪其母贍田虐部下盧蘇因衆怒而殺之朝議果置蘇不問于是兩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九

江土官咸拊膺歎曰殺人不抵弑主無刑吾輩手足腎腸皆懸僕妾矣十七年藤峽之役兩江土官咸集而盧蘇與其子鳳以兵從居指揮王良輔部下軍興蘇鳳故逗遛不進且給良輔軍於他所而父子自為一軍多縱賊逸去良輔以狀白監軍副使翁萬達萬達密與副總兵張經及汝成謀曰峽賊雖當誅不過殺人剽貨耳盧蘇之罪十倍峽賊釋此不誅而首誅峽賊何異舍豺狼而責狸鼠也吾欲與公等倡義斬之何如經汝成曰僕

等抱心久矣與公協謀幸甚然為之奈何萬達曰向武
州土舍黃仲金者盧蘇之宿黨也近間有恨於盧蘇而
黨於岑芝召而圖之無不可者經等曰然乃召仲金語
故仲金叩頭曰小人抱心久矣若得軍門主張當斬此
賊于萬眾之中令其軍帖然不動經等遂與歃血為盟
而隱之乃為書恭蘇罪亂狀言于督府曰田州頭目盧
蘇黨逆猛構亂荼毒兩江猛誅蘇復結王受稱兵再謀
不軌迫逐守臣攻陷旁郡姚中丞討之而未終王新建
撫之而有待宜期新建尋故大愆通誅海內扼腕蘇獸
心益肆悔艾罔聞敢以睚眦之讐嘗試其主邦相往時諸
夷猶知主僕名分忌不敢於今則滅裂綱常屬階為梗
茲者藤峽之役分道進攻紫荊諸巢寔其吭背須得銳
甲乃可成功初以蘇懲創之餘必盡死力分隸首隊全
有悅心不意豺狼之資傲狠如故藐視軍令違限五晨
及至屯軍左次便地賣路縱賊幾敗膚功若不殲此老
奸則兩江土官誰肯用命況倡議發難實自其心腹黃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仲金為之非某等所能強迫也仲金識事體聽其言有
奇氣內訌外持萬萬無慮不熊彼亦豈肯蔑身家而履
奇禍輕然諾以讐黨與哉事出有名機不可再惟明公
圖之都御史經閱書大駭報曰今日之事受命征峽賊
不聞取盧蘇何監軍之多事也即日遣旂牌星馳營中
坐鎮於是機事頗洩而盧蘇夜遁萬達頓足歎曰惜哉
愚也悔不先發後聞耳
論曰嗚呼予涉廣西聞父老言田州事未嘗不三歎駭
欽定四庫全書
夷之失策也國家以土官治南蠻蓋周人疆以戎索之
意自韓襄毅公之後而軍門號令漸已不張要皆自取
岑猛倚強跋扈罪誠有之誅其君而弔其民誰曰不可
應期始以私望常猛大逆何以服其心也盧蘇倡亂抗
敗王師雖八議不宥新建伯受鐵專征總制四省撲殺
此獠直拉朽耳而顧以姑息託事何哉副使翁萬達曰
新建伯之將薨也予適侍側言田州事非我本心後世
誰諒我者而叅將余恩亦言田州乃陽明公未竟之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然岑猛實伏誅而疏言病死蘇受大慙漏網而盛稱其功此何解也迨乎唐蘇再叛弒主犯諸酋之怒當是時詣肯以一札詰之正名其罪可不遺隻鐵費斗擢而此獠齏粉矣蔽奸罔上失諸夷心彼其人寧復顧國家大耻哉若夫紘金汝儀邦信讒妬參合誣人以逞直苛姦浼夫不足責矣予又聞員外郎吳鼎曰新建伯之起用思田也蓋挂蓍之力居多云蓍自以遭時際主致位輔宰非立奇功不足貴重後世會安南有亂真可傳檄取之乃陰以意指授守仁若專為思田出者使密探安南要領而守仁竟忤蓍指直於泰尾稍稍及之蓍遂恚憾會守仁物故而以他事發怒詆其名嗚呼使其然謫秘又何如也

岑璋

岑璋者歸順州土官也多智略善養士兵冠右江時岑猛以不法獲譴督府奏猛反狀請令諸土官能擒賊猛者賜千金秩一級畀其半地黨助者連誅之勅曰可既

欽定四庫全書

炎徽紀聞

主

欽定四庫全書

炎徽紀聞

主

而都御史姚鏌將舉兵應璋以婦翁黨猛名都指揮沈希儀問計希儀雅知璋女失寵恨猛有隙乃對曰願主公按兵旬日常探領要以復也鏌許諾希儀既出而部下千戶趙臣者雅善璋希儀召趙臣問計曰吾欲役璋以破猛若何臣對曰璋多智而持疑誠直語之必不信可以計遣難以力役也希儀曰計將安出臣曰鎮安歸順世讐也公使人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若遣臣徵兵鎮安璋必邀臣詢所以臣以死漏洩端倪可動也希儀曰善乃帖臣徵兵鎮安而臣枉道詣璋所璋見臣來喜遲曰久不見趙君亦肯念我來耶臣故默然若不豫色者璋曰趙君嗔乎臣曰肺腑之交契濶之想安所嗔也稍語須臾歎息而起璋疑之明日璋置酒款臣臣愈益默然璋曰怪哉趙君軍門過督我耶臣曰不然璋乃挽臣臥室跪叩之臣潛然淚下璋亦泣下曰嗟乎趙君璋今日死即死耳君何忍秘厄我臣乃言曰與君異口聯心有急不告今日非君死即我死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

五

矣璋曰何故臣曰軍門奉旨征田州謂君以婦翁黨猛將微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必死矣我言之而君驟發敗機事我必死是以泣耳璋大驚頓首曰今日非趙君我且赤族矣遂強臣稱病留傳舍而亟遣人馳希儀所備陳猛反狀恐波及願設計自效希儀許之遂以白鏐鏐大喜不復疑璋而專意攻猛勅兵五道以都指揮沈希儀李璋張佑程鑒張經等將之而叅政胡充元等分道督進猛子邦彥守工充監璋遣兵千人助邦彥曰聞天兵至將以姻黨誅我今日義同死不忍坐仆此皆精兵可當一面者邦彥欣納之璋復遣人潛告希儀曰謹以千人內應矣皆寸帛綴裾裏慶賊時常振示幸天兵擇舍之希儀計諾時田州兵殊死守戰諸將軍莫利當監者希儀獨引兵當之約賊三合希儀以奇兵千餘騎間道繞隘側旗幟閃閃而不覩歸順兵大呼曰敗矣敗矣天兵間道入矣田州兵驚潰希儀麾兵乘之風披斬首數千級邦彥死焉猛聞敗欲自經而璋先已築別館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

五

僻隈美女妖童牲穀咸備至是使人詣猛曰事急矣願主君走歸順三四夕可抵交南再圖興復未晚也時猛倉皇不知所度遂挺身佩印從璋使走歸順璋陽泣而迎之奉之別館猛既入處左右無一田州人耳目塗塞而璋日詭猛曰天兵退矣又曰天兵間君走交南不敢輒犯請事軍門矣猛聊喜慰而胡充元等嫉希儀獨破隘攘功以萬人擣歸順璋先覺之遣人持百牛千醢迎軍三十里曰天兵遠勞謹饋犒飲每牛加糟漿之一掬侑列十醢充元等怪璋暇整而諸軍得犒喜遂屯不進璋復攜茅舍千間一夕而訖諸軍安之璋乃綸巾覽服親佩上首揮塵尾逍遙詣諸將叩首曰死罪死罪昨猛敗將趨歸順走交南璋邀擊之猛日集流矢南去不知所往急之恐糾逆虜反幸緩五日當搜致也充元等許之璋遂詭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奏不自請君裁之猛曰固所願也安得屬草者璋曰易耳今人為猛草奏俟猛出印實封之璋既知猛印所在乃設酒賀猛鼓樂殷

作酒中以錦衣二襲，鵠飲一甌，獻猛曰：「天兵索君甚急，不能庇覆，請自便。」無波及也。猛大怒，呼曰：「竟墮老奸矣！」遂仰鵠死，斬其首并府印函之間道馳詣軍門。度已到，乃斬他囚首貫猛屍，昇擲諸軍，諸軍奮振支解爭擊，殺十餘人。鵠馳軍門，則猛首已梟一日矣。諸將大恚，恨遂浸淫毀璋，而布政使嚴絲等復害鏌，陰壞其事，倡言猛實不死，死者道士錢一真也。御史石金遂劾鏌落職，而希儀等俱不論功。璋大恨，遜職於子熾，而黃冠學辟穀，歛定四庫全書。

炎微紀聞

卷一

論曰：岑猛之伏誅也，岑璋掎之趙臣啓之沈希儀主之，而功皆不錄，何以勸後來也？兩廣威令寢不行於土官，什九類此。書生無遠略，有司惜小費，急則倉皇漫許，已則避沈食言，貽禍咸興，讒參嫉視，負不顧彼其人寧惜軍國重輕哉！

趙楷 李棠

趙楷者廣西龍州土官族子也。其先趙帖堅洪武初以

萬戶府歸附，改知州六傳而至趙源源妻岑氏田州知府岑鏌女也。負其家勢，專制部中源死無子而庶兄溥有二子長相次楷州人推相當立，楷妬之謂岑氏曰：「主何不自為地相誠立則州非主有也，何不購孔子而擁之以主家之靈，誰敢異議者是主世世有龍州也。」岑深然之，遂以膳僕輩隊之子璋跪云：「道服鞠之外家而岑之兄子猛方熾，乃遣府目韋好以兵三千納璋龍州，弗克楷遂奏言璋實源子當立為相，所募事下督府而楷璋通賂上下莫敢主相之故，千金之子必重垣三家之市必復戶不為病也。」乃我土官雖襲夷風，脫略王法微兵不待符檄之合，慮因不煩律例之嚴，盼昧則節度生輝揮霍而壯士失色，若此者何談卿相矧于富翁故不若為官也。談曰：不然，主知其二不知其三，主家舊纓而禪者九世矣。保首領者幾人也，向為農夫以沒齒安有殺戮之憂哉？語曰：「厲憚王夫厲惡疾也，而猶憚王者誠憚生而惕禍也，楷知談劇切已也不憚而罷談亦逃去。」

欽定四庫全書

炎微紀聞

十九

他日督府復以前令諭楷計寶弱易與且趙宗單寶死官必及已不如微厚利而徐圖之兩得乃陽應曰願以官還寶也督府大喜令寶以五十金謝楷益以腴田三十一村楷既得田愈富厚招諸奸猾自翼復求韋璋之子應育之令往來寶所應美姿容自意寶妻過焉動息必以告楷楷乃為應奏言應源孫也宗亂二世不得立事下督府都御史蔡經猶豫不敢決而寶日荒悍嘗官妓男子王良以為閹者楷召良激之曰汝絕代人也幾向之民忍殘其身以干進者欲藉勢官家微富貴耳汝安所圖哉藏頭閨間與積豕無異曾不若騰馬鬣牛之適也良曰恨不別賢報之楷曰誠欲報耶吾為若主何如良曰幸甚楷乃糾州目鄧瑀李旭林盛等謀伐寶州人怨寶莫為言十六年九月楷遂以千人伐寶夜及寢門諄良曰至矣至矣良開楷聲開門納楷執寶寢所斬之截枝拇及以寶妻去變聞會安南莫登庸篡自立朝議征之登庸笑曰中國土官比比弑逆數十年無

欽定四庫全書

炎微紀聞

二十

能正法者而獨慮及我何哉頃之憑祥叛首李棠比周於楷都御史蔡經憂之屬副使翁萬達及汝成曰願二君戡定也萬達謂汝成曰此賊非計擒禍且不測時汝成鎮撫滕峽萬達獨行郡至南寧故沉滯不為理州人大譁萬達曰趙氏之族殫矣非楷莫立者顧負罪不巧我故遲之耳楷聞之頗慰萬達乃遣人謂楷曰楷誠以三十一村贖罪我當代之且以官拜楷益喜萬達愈厚與之時時稱楷智勇冠軍即南征可當一面楷遂統精兵千人詣萬達言事且以三十一村地圖來獻萬達留語旬日楷寢慰弛不為備部兵多以乏糧還歸者萬達召楷及鄧瑀等入見伏壯士劫之曰汝輩滔天罪不得活命盡今日矣宜自為計楷死官必及汝子可為書諭汝黨勿亂也楷皇恐頓首曰門祚衰薄喪亂頻仍官府悉以罪楷何也楷誠死而官府食言官不及楷子奈何萬達曰食言者有如此日呼血而與之盟楷乃流涕頭搶地曰楷知罪矣為書諭其黨曰棠已如此亂無益也